

地下的精彩世界

——甘肃古代墓室砖画艺术撷英

李怀顺

内容提要：甘肃境内发现的古代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砖画。河西地区的魏晋墓葬砖画有神兽祥瑞图、莲花和白象、神话故事、历史人物以及模仿现实生活等内容。唐墓出土胡商牵驼、宋金墓葬出土二十四孝和乐舞图案等。甘肃是丝绸之路的要道，墓室壁画为研究甘肃墓葬制度、壁画艺术打开了窗口，为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关键词：甘肃；古代墓室壁画；艺术价值

墓室是古代绘画艺术重要的载体。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汉代以来墓葬中，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河南洛阳卜千秋墓、河西走廊的汉墓等都出现了墓室壁画；魏晋以后，墓室壁画普遍出现并流行，至隋唐时期发展为高峰。甘肃墓室壁画的出现最早是在汉代，民乐八卦营汉墓群中发现了反映神话内容的墓室壁画。1944年，夏鼐等在敦煌佛爷庙湾墓地发掘了十几座魏晋墓，其中发现的翟宗盈墓墓门上有门楼式照墙、雕砌斗拱和门阙并嵌有彩绘画像砖。1949年以来，甘肃地区陆续清理、发掘了一大批古代壁画墓或画像砖墓。这些墓葬的清理发掘，不仅使我们对该地区该时期墓葬制度与形制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探寻独具特色的墓葬壁画、画像砖艺术与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魏晋十六国时期

敦煌、酒泉、嘉峪关、高台是发现魏晋画像砖墓比较集中的地区，敦煌新店台、佛爷庙湾和祁家湾墓群[1]、酒泉和嘉峪关新城墓群[2]、高台骆驼城和许三湾墓群等是主要发现地。墓葬一般有高大的照墙，照墙上有雕绘图案。壁画从形式上分为通壁绘制和小砖的一砖一画两种。前者以酒泉丁家闸5号墓为代表[3]，规模宏大；后者是魏晋壁画墓的主要形式，不仅数量多，内容也较为丰富，一般一砖一画或数砖表现一个内容，但整个壁面的内容多反映相同的主题。同时，小砖又分为彩绘、模印、雕凿等形式。有的在砖上浅浮雕出人物及动物形象，并涂以白底，再用黑色或黄色线描衣纹或动物身上的肢体、毛发纹路；或直接

在砖上以墨笔勾描形象，画面简洁，用笔流畅、粗放。河西的魏晋墓葬以绘画或雕刻的形式模仿、展示了民众生前的丰富现实生活及死后对天堂的美好憧憬，以及对神灵的崇拜。这是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绘画艺术的两大主题。

神兽祥瑞图中常见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神、天禄、受福、飞鱼、神马、仁鹿、神羊、麒麟、方相、凤鸟、羽人等。它们的大量出现说明了河西地区承袭汉文化的事实。还有一些现已不可考的怪兽，如舍利、天禄等，或许与民间传说有关。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37号西晋墓出土“神羊”图画像砖，“神羊”当为古人以“羊”取吉祥如意之寓意。同一墓葬出土“神荼郁垒”图画像砖（图1），这类画像砖一般装饰于墓室壁面的拐角或斗拱顶端、墓门上方



图一 疑褫庇衾素图画像砖
时代:西晋;出土于甘肃敦煌佛爷庙湾37号墓。

的照壁底部或象征门的地方,仅表现正面面部。神荼、郁垒为门神之滥觞,《山海经》中记载其为统领万鬼之二神人,对于恶毒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后来以二人为门神,画于门户上。王充《论衡·订鬼》及《类书》中均有记载,并成为门神之肇始。墓葬中,经常出现在墓门上方,同样具有镇邪防疫的作用。2001年高台骆驼城西南苦水口1号魏晋墓出土羽人神兽图画像砖[4],此神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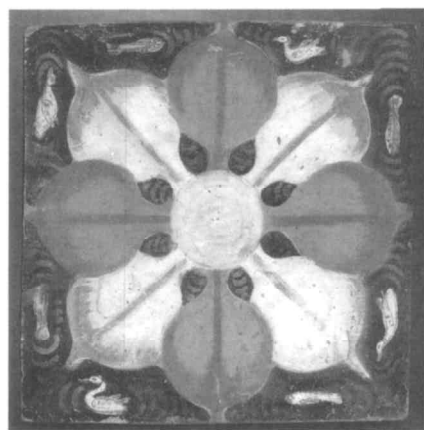


图二 羽人神兽图画像砖
时代:魏晋;出土于甘肃高台县骆驼城西南苦水口1号魏晋墓。

似为天禄,又称天鹿,是可载人升仙的神兽(图2),墓葬中出现此神兽表明墓主人对死后升仙的希冀。大量神兽祥瑞图在墓葬中出现,表明人们期盼升天后得到保佑的心理。

可能是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题材,如莲花、白象等在河西魏晋墓中也有发现。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通道。早在西晋时期,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就游历西域,取得佛经,从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并在敦煌建寺延学,对佛教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敦煌菩萨”。莲花

图案是佛教中常见的花纹。有的佛、菩萨脚踏莲花,有时莲花被作为供养之物,或被画刻在佛的头光中,象征净土。有时莲花也被作为佛诞生时的瑞应之一,“七步生莲”是佛传的重要情节。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二《欲生时三十二瑞品第五》曰:“菩萨临产之时,先现瑞应三十有二,……二者,陆地生青莲,莲花



图三 莲花图画像砖
时代:西晋;出土于甘肃敦煌佛爷庙湾第39号墓。

大如车轮”[5]。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出土三件莲花藻井砖(图3),其中第39号墓的砖画面正中绘莲蓬,对称外延出八瓣莲叶。莲瓣尖端外围空隙处绘有鳃、鱼等,象征莲池。藻井莲花色彩艳丽,画像砖底涂黑色,莲瓣红白相间,鳃、鱼墨线勾勒轮廓,内中施红白两彩,整个效果对比强烈[6]。莲花画像砖作为藻井砖,起到了装饰墓室的效果。

模仿、反映世俗生活是画像砖表现的另一大主题,也是持久不衰的题材。与神禽祥瑞图案或天界画面不同,世俗生活展现的是人们容易理解和熟悉的现实社会存在的景象,没有令人生畏的神秘感。它包含了农牧生产、日常生活、军事活动、庄园经济、文化交流等。农业生产,有犁地、耙地、播种、打场、扬场、采桑等。狩猎图以表现猎人张弓涉

猎、众人围猎为主。牧人、马群、牛群、羊群、飞鸟等是畜牧题材的主要内容。日常生活以家居内容为主,宴饮、庖厨、宰割、晾衣、游戏、妇人装扮、仕女等是较为常见的画面。车马出行图中牛车、马车不仅使人们了解到魏晋时期交通工具的情况,同时也是判定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资料。河西地区墓葬主人多为当地大族豪绅及郡县官吏。新城1号墓出土画像砖,图中榜题标明了墓主人身份,“段清”为墓主人的名,“幼絮”或是字。《晋书》载段氏“世为西土著姓”,可知此墓的主人是河西的世家大族。坞堡既为居住地,又具有军事防御作用。“坞”的画面展现了世族庄园经济和庄园建筑,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政治与经济实力。

神话故事、历史人物是另一重要题材,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伯牙抚琴、李广射虎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东王公、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著名的神祇,《山海经》记载了早期西王母的神话,它是半人半兽的形象。《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已成为富贵的妇人形象。汉晋画像砖中西王母多以贵妇人形象出现。伏羲女娲为汉魏时期流行的神话传说,是河西魏晋墓葬中常见的题材,有的画于墓砖上,有的绘于棺上。伯牙抚琴、子期听琴相传为春秋“知音”的故事,记载见于《列子·汤问》和《淮南子·说山训》等,魏晋时期十分流行这一故事的艺术创作;河西墓葬中出现这一题材,表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崇尚汉文化的氛围。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出土的伯牙抚琴与子期听琴画像砖有四组七件。其中一组出于第37号墓(图4),镶嵌于墓门照壁上方第8层,分别位于两端,画于两块砖上。李广善射的故事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敦煌佛爷庙湾



图四 伯牙抚琴画像砖
时代:西晋;出土于甘肃敦煌佛爷庙湾西晋



图五“李广”射虎画像砖
时代:魏晋;出土于甘肃敦煌。

1995年出土“李广”骑马射虎的画像砖(图5)。

二、唐宋西夏时期

唐代的砖雕发现于平凉的灵台以及河西地区的酒泉、敦煌等地。灵台发现的六块伎乐和佛像雕砖是陇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唐代砖雕,尤其是表现了佛教的内容,弥足珍贵。酒泉西沟唐墓和敦煌佛爷庙湾唐墓是少见的模印画像砖墓,模印砖的雕刻内容有骑马出行、牵驼、十二生肖等。唐代模印砖,在制作上与画像砖不同,是壁画砖的另一种形式。敦煌佛爷庙湾唐墓群出土大量模印砖,



图六 胡商牵驼图模印砖
时代:唐;出土于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墓群123号唐墓。

内容有胡商牵驼、骑士巡行、四神、龙首犬身怪兽、缠枝葡萄、忍冬纹、宝相花纹、水波纹等。123号唐墓的胡商牵驼图模印砖(图6),砖呈灰色,图案模印凸起成浅浮雕状,四周有凸起边框,浮雕为一胡人牵一骆驼。胡商头戴尖顶帽,高鼻,尖下颌。身着窄袖长衫,腰系带。右手牵驼缰,左手握竿扛于肩上。骆驼矫健雄武,脖颈长伸,张口作嘶鸣状,阔步而行,颈上套一项圈。驼峰间架长方形驼囊,驼囊上为菱形物,其后趴卧一小猴,猴尾上扬,生动可爱。同一唐墓出土的骑士巡行图模印砖,骑士头戴幞头,身穿V形领窄袖衫,骑乘于骏马上。骏马鬃发竖立,圆臀长尾,昂首扬颈,四足腾空,矫健阔步。前身骑士手持旌旗,旌旗直立,旗端飘三旒,后侧骑士佩戴长剑。画面表现了骑士的英姿[7]。模印砖自秦汉出现,魏晋一直在墓葬中使用,敦煌出土的模印砖说明唐代墓葬中仍延续沿用。

甘肃中部及陇东南地区天水、平凉、庆阳等地发现了较多的宋代墓葬[8],这些墓葬中很多都是仿木构建筑形式的墓室,非常华丽。很多墓室中都有砖雕,清水发现的一批宋代砖室墓葬多为仿木构的彩绘砖



图七 编磬击乐图
时代:宋;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伯阳乡南集宋墓。

雕墓,是雕刻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天水发现的表现宋代乐舞的彩绘砖雕尤为珍贵,清水宋墓中的佛道音乐砖雕也是不可多得的表现佛道音乐的重要实物。它们极具生活气息,与宋代文化整体特性相一致。天水市南集宋墓出土的音乐图案砖有吹奏笛箫、击磬(图7)、吹笙、拍板等,均加彩绘,砖正方形;官伎拍板图雕砖中,人物的冠应为局脚幞头,局脚即是两脚弯曲。《东京梦华录》卷九称此种为卷脚幞头,两角向上卷起。在白沙宋墓中,出现过戴此类冠的人物形象。

金代的墓室砖雕及画像砖在甘肃出土比较多,题材为常见的生活场景、二十四孝以及动物、装饰图案等[9]。渭源县蒲川乡刘营村出土金



图八 仕女图画像砖
时代:金;出土于甘肃渭源县蒲川乡刘营村。

代仕女图画像砖(图8),砖面白垡打底,墨线勾勒二妇人,似为一主一婢。二人侧身站立,主人包红色头巾,身着交领长裙,裙带下垂,双手拢于胸前。婢女梳髻,身着交领长裙,双手拢于胸前。武山洛门镇西旱坪金代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墓出土仕女图画像砖,此画线条简洁,色彩淡雅,代表了金代绘画的风格。西夏占领河西地区达一个多世纪。西夏充分吸收汉族文化,对于佛教的传播和推广尤为着力。现宁夏、甘肃

河西地区保存有不少西夏时期的石窟、佛寺、塔等建筑,是研究西夏佛教艺术的珍贵材料。西夏的陵墓除了宁夏的西夏陵外,武威曾发现过一批西夏墓葬,墓室里出土了一些木版画,对于研究西夏的墓室绘画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10]。西夏的雕砖在甘肃出土尚不多,庆阳市西峰彭原乡出土了一批西夏的方形砖雕,题材有象征吉祥的凤鸟、莲生贵子以及佛教的飞天、荷花等。

三、甘肃古代墓室壁画的位置和艺术价值

在我国历史上,魏晋十六国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由于政权分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面貌。而军事征伐、人口迁徙、宗教传播等又为促进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为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交融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一个地区物质文化的面貌,往往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发生突变。河西地区基本上保留了汉代“厚葬”传统。在中原战乱不息的十六国时期,河西担当着保存和传递中原文化的重要角色。酒泉、敦煌一带墓门以上砖砌的楼阁状照墙在陕西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可以见到。陕北汉画像石墓墓门的装饰与河西地区照墙上所表现的观念十分接近。这些门楣中央的楼阁形式极像河西地区墓葬照墙上的“天门”,有的简直是“天宫”的写照。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汉代画像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在河西地区没有被继承下来,如三皇五帝、刺客忠臣、孝子列女等。汉代最常见的车马出行图像在河西已大为简化。总体上看,河西墓葬壁画的题材所反映的是汉代以来人们观念中死后最基本、最必须的要求。河

西墓葬照墙上门楼的营造与装饰发展定型后,可能反过来又影响到关中的墓葬。陕西华阴发现的北魏杨舒墓墓门以上的照墙就用砖雕砌成仿木的斗拱和屋顶,中间仍保留一个假门,这很可能受到河西葬俗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美术史的过渡时期,一方面继承、改造了汉代以来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产生了许多对后继时代有深远影响的新因素。河西墓室壁画有助于人们了解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从技巧上看,河西壁画对题材加以概括和提炼,以精练的笔墨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壁画的线描起笔收笔明显,波磔分明,奔腾豪放,运动感很强。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绘画,为敦煌等地佛教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唐代模印砖生动地刻画出西域胡人形象,反映了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河西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情景。宋金时期的墓葬砖雕题材丰富,多有二十四孝的内容,还有较多的模仿、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场景,以及大量的动物、装饰花纹图案。西夏的雕砖图案华美规整,雕刻技法娴熟,构图生动,线条流畅,布局紧密,层次分明,是一批难得的西夏时期砖雕艺术珍品。

在古代,甘肃地区既是中原、西域文化的接受者,也是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艺术。

注:

-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 [2]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6期。
- [5]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八,《大正藏》第25册;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
-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文物出版社1994年。
- [7]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
- [8] 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许俊臣《甘肃镇原县出土北宋浮雕画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合水县三座宋墓测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雕砖墓》,《考古》2002年第1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会宁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 [9]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中山林金代雕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平凉地区博物馆《甘肃静宁发现金代墓葬》,《考古》1985年第9期;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临夏金代雕砖墓》,《文物》1994年第12期;魏文斌等《甘肃宋金墓二十四孝图与敦煌遗书“孝子传”》,《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
- [10] 宁笃学等《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宁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李怀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730070
(本文责任编辑 张 鹏)